

# 关于寅恪先生的书

李荣

知道陈寅恪先生的名字，最早是在读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先祖父虽已入晚年，但在最后的几场大病之前，精力还比较充沛，能够自己时不时地去福州路的几家上海最主要的书店去走走看看。一次大约是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寅恪先生的文集，历经浩劫，终于要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先祖父便兴冲冲地专程跑去福州路的古籍书店，买回了文集中率先出版的首册——《寒柳堂集》。

我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却已养成了乱翻书的习惯——这到底是一个好习惯，还是坏毛病，直到如今自己依然弄不明白，也只能由它去了。记得先祖父那时在自己睡觉的床靠墙的边沿，放了一排随时可以取阅的书籍。《寒柳堂集》刚买回来的时候，便放在这一排书籍里。上海古籍版的那一套书的封面，实在做得好，蓝色叶纹的底子，看着十分悦目。我便忍耐不住那个乱翻的习惯，趁着先祖父阅读的间隙，便拿过来看。

寅恪先生的文章，对于中学生的我当然是距离相隔得较远，当时只留下粗略的印象：一个是竖排繁体，而且遇到诸如引文文本卷数的那些数字，一律都是汉文大写的壹、贰、捌等的数目字；二是凡有论述，必有多方引证，然后出以“寅恪案”的案语。这种地方，当然是小处，不足道。但是后来有关寅恪先生的东西读得多了，知道他对于中国的“本来文化”的感情是极深的，即使是一般人觉得不足道的竖排的版式和繁体文字，都是看得极重。寅恪先生生前对于出版社和家属曾有郑重的叮嘱，自己的著作如要出版，竖排繁体是基本条件。寅恪先生的这一份文化感情，大部分的人们都能理解，但也有个别的出版者却有“触碰文化老人这一自订的文化底线”的冒险情绪，非“反其道而行之”不可。由我不广的见闻，前有一二十年前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化名人学术随笔丛书中的寅恪先生一册，出以横排简体，家属抗议，后续才未见重印；最近几年寅恪先生著作版权到了期限，成为公版书，又有一家出版社有了“冒险”的冲动，出了整套横排简体的寅恪先生全集，家属当然仍是大不以为然，而真正爱读寅恪先生书的人们，也依然视上海古籍版为寅恪先生著作的通行标准版本。

先祖父的那一册《寒柳堂集》，引动了后我后续购买了这一套文集的大部分其他书册，只缺少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蒋天枢先生编订的那一册寅恪先生的编年事辑。后来随时留心，买到了《隋唐制度》的民国重庆商务版的旧版以及编年事辑的重订本，算是“补齐”了。

我对文史，虽是热爱，却不是“门外”。寅恪先生那些精彩的历史考据，本人何敢赞一辞。只这《论再生缘》一篇，本人能够记熟的也不过开头的一小节，述及寅恪先生于弹词的一段因缘，其文曰：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冗冗长也。及长游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拘章遣词，繁冗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恶，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发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泰泰，无所用心，付文章之得失，兴穷窳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

寅恪先生忆己之文，在其文集中并不多见，所以这一段文字更是可贵。他由弹词述及了自己的早年、中岁和晚境，拈出“繁冗冗长”之中的“从容含玩”之趣之境、俗讲中广涉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之可贵以及晚岁回顾一生历程的身世之感，让人深有慨叹。作为史家的寅恪先生，亦是出色的诗人。寅恪先生一向倡导“理解之同情”与“诗史互证”，从这里一处小地方，亦能看出来由，可谓良有以也。

竹，蔚成茂林，上有平坡，可二十人坐，北有寒雪泉。许尚为此写过一首五言，很有气势：激浪闻澎湃，山神阴力多。风涛归指顾，海若敢谁何。“庙貌”一节中这样记载：金山上石炉至今犹存，海人相传是忠烈庙中物。——海阔日月长。霍光是从陕西走出去的神灵，我的这位很老很老的老乡，在金山被称作捍海神，还从大金山被“请”到了大上海，成了上海资格最老的城隍爷。

在我沉吟感慨之时，同行的毕教授有了意外收获，在草丛中捡到一小块残碑碎片，上面有四个字，隐约能看出是“摩柯般若”，应该是心经碑文的一部分，可能来自南宋慈济院或梁代的佛寺，也可能出自供奉霍光的金山忠烈庙。山不在高，有神则灵。身处金山，随处都是宝物啊。原路返回，拾到一根竹杖，有根无须，虚心有节，握在手上，感觉握着的是一根禅杖，在提醒我晚节自持，把握好暮年的每一步。侧耳轻摇，隐隐听到“此君”胸中的波澜，这是大金山的馈赠，是大海的礼物，我一定得收下。登舟之际，海风吹来，水花翻卷，明显涨潮了，这是情绪的激荡，意气的亢奋，也是道别欢送的致意。呵，别小瞧了大金山岛这103.7米的高度，可以说了，有了它，才有金山卫，才有后来的金山县和现在的金山区。小中见大，开门见山，这些耳熟能详的成语，这会子读起来，就显得格外入味。

# 那么好的电影，那么寂寞的影院

孙小宁

在北京，作为影迷，尽管平常也在看电影，但仍然特别享受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那是影迷的年，可以天天盯着排片表，心安理得地密集看电影。同时这盼望的日子，也涌出无数回忆。正写着这样一篇，新一拨疫情又起，等来个北影节推迟的消息。

也罢，这也是这篇文章中应有的一笔。我在做我的影院回忆，被触动的来源是小西天影院刚放不久的贝特朗·塔维涅的《我的法国电影之旅》。它让我忍不住又将家中的法国电影碟检阅一遍。对比所藏，他的作品中，没有2016年这部。

四十岁前追新，四十岁后温故，在这个意义上说，家中的碟片和我热爱的艺术影院中间，永有这种微妙可见的往复关系，比如：有时，家中明明是有某些导演的碟，但一直浑浑无感。某天在大银幕上看了一部，回来，对他的其他作品都好像能一通百通，这是一种影院的通灵效应。而有的，看碟时喜欢，再在影院看，岁月的时差中，碟片就有了新一轮的淘洗与排序整理，对应着新的价值评定。岁月在我心中书写着电影史，也常常对它做着修正。像贝特朗·塔维涅，原来他的创作并不像我碟片收藏的那样“到此为止，没有后续”。一个写入影史的人，其实也和我们处于同一时空——贝特朗·塔维涅今年三月才离世。就像很多男人不太相信，那在银幕上早已化为梦幻女神的女星，如今作为沧桑老太，还在以自己的方式活着，我对他怕也有这样的心理误读。

网上我又查到，他在侯麦的《面包店女孩》中也有出镜。可是演的哪一个呢？也记不得了。作为演员的贝特朗·塔维涅在我这里，存在感真是弱。但这不妨碍我看完他那部三小时的电影，喜欢上这回银幕上的他。类似的，我还看过马丁·斯科塞斯的《我的意大利之旅》，四小时之长，都是迷影性质的专业导览，也都氤氲着迷人的电影氛围感。

贝特朗·塔维涅说到早年看一部电影，影院中还有脱衣舞表演。他最后的结论是：电影比脱衣舞好看多了。我相信这是他诚实的感受。被他带起的法国电影往事，于我，大多陌生得如同前史，但这一点颇让我亲切，他原来也是一位将电影与影院氛围混合着记忆的导演。

正是这个激起我的回忆。后窗看电影，现在是作为电影的隐喻说法而存在。但对我，确有这么个后窗，存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成长的小城。这样的小城在全国不知有多少，并没多少稀奇。但对我来说，它的特别，就在于有座那样的影院，有独立的场院，但还没设全封闭式围墙。其后门，对着的是一片空场。巧的是，这片空场，又在老爸所在的机关大院到后面家属区的必经路上。也就是说，每当我从机关正门进入，要回自己的家时，如果愿意，我可以在此处止步，去靠近那道门。这是一个电影后窗式的诱惑。

印象中的影院后门，是两扇合掩的破旧红木门，中间挂锁，但整体松垮垮。稍稍往里推的话，还能推出一道缝隙，窄窄一溜银幕铁定是能窥到，有电影放映时，里面的打打杀杀抑或缠缠绵绵，都引人去猜这是部什么电影。当年我确实拿它去温习那些我看过并喜欢的电影。有限的画面与无限的声效，都加

深着我对电影的记忆。关键性台词更是电影进程最好的提示。这很长时间影响了我的观影重点。有的人看电影，是瞬间被画面俘虏，而洒落我心间的，常常是某些台词。“尽形寿，不杀生，汝今能持否？”《少林寺》中这段判度问答，几成中我最记得的并不是这一条，而是涉及男女的那条，因为电影到这里，有一个年轻和尚竟低头说“能持”的特写，连我这少不更事的人，都能觉得他多么难。

这样一家电影院，现在早已荡然无存。那种被称为影院的存在，如今也变成和全国一水儿的标准化规制，设在商厦里面，上映一些院线电影。如果不是特别的节日档，或者有大热门电影，它们多数时都无限冷清。这是一个电脑、手机屏，替代影院的时代。

但真的可以替代吗？如果客观条件允许，我会在心中说一千个不。电影是视听艺术，电影又不仅仅是视听本身。作为创造物的投射，它从来都有创作者自己的设定。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连同电影画面所对应的银幕面积与比例，都是一个整体。我甚至觉得，连银幕所悬挂的高度与观众席的距离，都暗含着最合理的参数。你坐在影院，银幕既在你的视野之前，又在其上，这是一个神圣而又亲切的高度。它让你微微仰视，又小心地将你环揽其中。以一张票根为契约，你进入场内坐下，灯暗幕启，你和这部电影就形成了一对一：银幕为你展开它想要说的一切，这中间没有暂停、快进。优美也要恐怖也美，纷乱与杂沓，乃至镜头的快速跳接与缓慢不动，都得你在约定的时长内理解。有的看着轻松解颐；有的则和你完全不是一个气口，非得和你调一致才行。

这些年我所能重温并终于看懂的电影经典，都离不开好的影院氛围的加持。类似小西天资料馆影院。理想的影院总是会放一些历久弥香的宝藏电影。你在其中看不到算法，而只见到创作者的才华与诚意。它们指示着电影的来路，也更显电影的初心。这样的电影值得你一遍一遍地看，而它也吸引如是想的同好者。一小时两小时或者时间更长，大家都愿意挺到最后。不，这还不是最后，安静中，慢慢掌声四起，算是完成对一部好电影最后的礼敬。我曾在这样的影院大银幕，看过一场《绝美之城》，意大利式的甜蜜、梦幻，华衣美服，浮世众生，能感到微微的讽意，但它最终都化为绝美音乐里的孤寂，后劲强大，让我得出影院，心里边仍然有无限的伤感潮涌。

人类的悲欢可以相通吗？电影永远是以它的方式，回着这个问题。

它在影院看完这样一个电影，我都习惯性环视一下四周，若观众的数量远远配不上它的好，心底总会一叹：这么好的电影，这么寂寞的影院。

这样的叹息不止一次从心中响起，更多的，是在一些普通影院。我曾在离家最近的一家影院看电影，周四女士半价，但整个观影过程中，只我一人。我去的当口，网上正热议纽约影院枪击案，不免中途有些出戏。结束时，清洁人员对我说：专场啊，为你一人放的。而门口的工作人员，则一律对我微笑目送。而就是这样一家影院，疫情中间再去，商厦属于它的那块区域，已经立起一道灰色卷帘门，几张租金催缴单贴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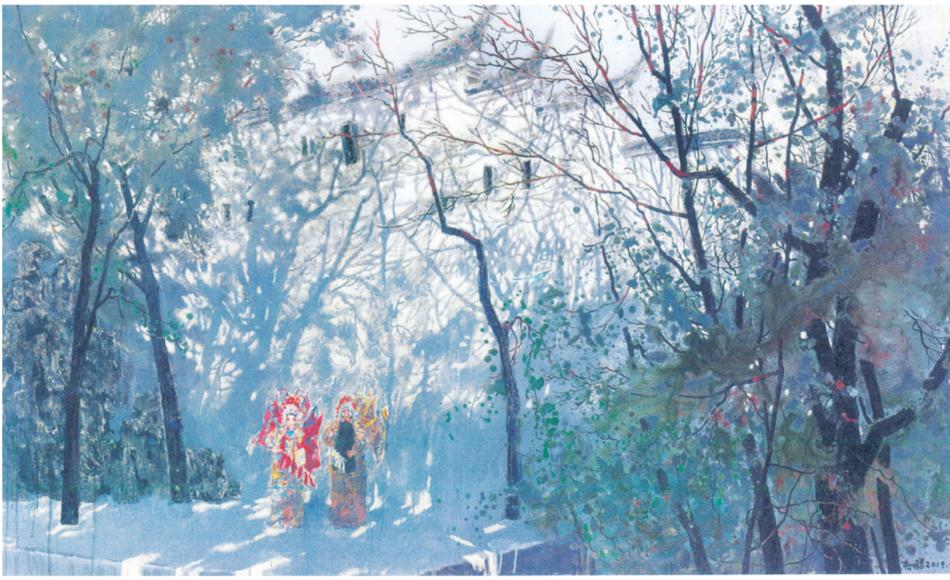
上面。再过一阵子，一座楼的整一半，全被围挡堵封起。

还有一家影院，我是去年北影节才知道它的存在。远在南四环外，但我当时想看的日本电影《漫长的告别》，只有这家影院可选。而那天同时还想看的一部，又在城中心影院。时间勉强挤得上，但得做影院间的出行攻略。这从来不是我的强项，所以到达时片子已经开演二十分钟。赶紧递票给检票员，却听到他回身一喊：客人来了。啊，原来我又是这场的唯一。放映员放映后发现影院没人，于是迅速按下了暂停键。

接着放映前，放映员到影厅和我做了一番说明：放过的部分不能重放，因为下一场也有固定时间。我忙不迭地点头，心说：可以了，很可以了。迟到了，还有电影可以看。电影节中还没得说过。虽是续放，影院安全须知与龙标他还是又放一遍。这让我又增加了一份感动。观影至今难忘。片子本身没得说，有我喜欢的老爷爷山崎努，有年轻的苍井优。最重要的，还有竹内结子。几个月后，她成为疫情中日本演艺界以自杀了结生命的几位演员之一。寂寞的影院留着她最后的影像。但是：人生不是漫长的告别吗？何以结束得如此仓促？

电影是电影的嘉年华，每年不知流动多少银幕上下的故事。但是疫情中公共空间的各种变数，又让影迷为影院悬一份心。虽说电影完全可以在线上放映与观看，但是，影院也要维持生存啊，并且，这种真实的交汇碰撞就少许多。氛围感，氛围感其实也很重要，我喜欢的阿涅斯·瓦尔达的夫君、同样杰出的导演雅克·德米就这样说过：我爱电影，因为它会动，有生命，因为其中既有欢笑又有眼泪。因为在电影院里，四周漆黑一片却让人觉得温暖，会有人碰到你的膝盖，有女孩移开腿，会有前排的混蛋大声说话，会有一头乱发的聪明家伙让你别念字幕……

今日的影院，这种黑暗中的喧嚣固不可再见：被电影熏习百年的观众，已洞悉电影的秘密；多数人会把电影与人生分开，并且自觉遵从公共空间的礼



真象·幻象（油画）杨明清

# 三点水，三个岛

黄开林

要吟诵辛弃疾的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前方小金山岛，静静地躺在水面，恰似刘禹锡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这么大一青螺，若当作下酒菜的话，那该要准备多少酒哇，喝酒的人应该都是海量呀！我突然领悟，这晃动的海水不就是温热的黄酒么，对！就是产自枫泾古镇的黄酒——哈哈，还没有喝，便有了醉意，眼前的景致确也令人陶醉。

大金山岛到了。刚一上岸，就看到几只猴子，怯生生地打量着，猜疑着，待我们再向前几步，便倏忽一下全不见了踪影。大概少有人来，猴子们怕生吧。

拾级而上，植物丰茂，绿荫如伞，认得的有朴树、黄连木、乌柏、豆梨、南蛇藤、小叶女贞、野花椒、算盘子、红楠、榉……植物多，蚊子也多，与猴子相反，它们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亲人，一点都不害怕，一贴上来就不想离开，顽皮厚脸，撵都撵不走。这里的树多身量

不高，打弯，扭曲，如耐看的艺术品，想必是台风的杰作。我在一棵叫“柘”的树旁停留下来，因为金山旧志上有柘山、柘湖的记载。此树别看其貌不扬，却有一个不俗的名字，看形稳实，听声响亮。一木一石，一柔一刚，石是云之根，云是木之气，木是石之魂。

岛最高处虽说海拔只有103.7米，却是上海最高的山峰，编志书的人都知道，“第一”就不是小事，应该郑重记一笔。这山望不到那山高，却可以回望，虽不见来时路，却能看到远处的海岸线，城区的高楼如同一块块积木，显得很辽阔，也很神秘。距离产生美，有了间隔才有欣赏，才会回味无穷。

从山上下来，沿着簇新的海堤散步，感觉到一种气势，一种宏阔，一种心灵震撼。那些不规整的列石，每一块都傲视苍穹，铁骨铮铮，接受特殊的检阅和洗礼。对面是小金山，大小金山之间，有一条看不见峡谷，暗流涌动，玄机掖藏，难以捉摸，古人谓之金门。有门不关，长期开放，

就成了外来之风最先进来的通道。浪起涛涌，惊涛裂岸，似有战鼓铿锵，马蹄得得，慢慢地接近，渐渐地靠拢，这是海派《黄河大合唱》，广阔、深沉而又撼动心灵。

据说岛上原来有座庙，叫金山忠烈昭应庙，同行的朋友说原本叫霍光神祠，三国吴主孙皓所建，亦称金山神庙。蓦然想起，曾经在上海老城隍庙参拜，进门显眼之处供奉着一位大神，上书“金山神主博陆侯霍光大将军之神”十四个金字。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西汉赫赫有名的权臣，其墓位于陕西省兴平市，毗连咸阳地界。怎么就跑到金山、跑到上海来了，还庄严地坐上了正位？查阅史籍，《吴越备史》云：皓尝寝疾，有神降于小黄门，曰：“我霍光也。今山北古之海盐县陷而为湖，无大神力能护，尔可立庙祀我。”自己喊着要为自己建庙祭祀，这个霍光也坦然诚得可爱，秦人的脾气禀性一览无余。

又明正德《金山卫志》上说：山多

大金山、小金山和浮岛，中间高，两头低，三岛一线，互相照应，像一个露出头的“山”字摆在那儿。透过海平面遥遥相望，好像时刻在向们招手，看得见却摸不着，心里老是惦记。事情总是这样，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每次到金山嘴渔村海鲜一条街，不全是为了吃，总想多看几眼这海中仙山，拍几张照片，背景有它，口中念叨“美得跟画一样”，很快就要晒出来炫耀。散步到城市沙滩，也不全是为了玩，而是想从不同的方位，审视这秀丽的三座袖珍小岛，见微知著的精、气、神。三个层次，递进关系，一个都不能少。

眺望得久了，就觉得眼熟，像是横写的中国汉字偏旁三点水么，又像是卓尔不群、横空出世的半个省略号。看得出，三点水还是行书，沉稳又潇洒，真正的大手笔啊！半个省略号告诉我们，意犹未尽，余味无穷，才是人生大智慧。极目海阔，仰视天舒，三座青色小山，与世无争，通脱自信。最让人觉得了不起的地方是，明明不同凡响，却活出一介布衣的样子……

观之愈久，念之愈切。久雨初晴，秋高气爽的一个周末，我们前往大金山岛，心里激动万分。陪同我们的国欢弟感叹道：你们来金山才多久？我已五十多岁了，也是第一次上岛。海水虽不蔚蓝，天空却是湛蓝如洗，浪起涛涌，渔船带着优美的弧线，平稳地送我们前往彼岸。远看过去，岛上丰厚的植被，被浑黄海水衬托，显得格外娇俏。不由得

# 笔会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